



曲春礼 著

孟子傳

山东友谊书社

鲁新登字12号

孟 子 传

曲春礼 著

*

山东友谊书社出版发行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人民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32开本 23.125印张 3 插页 500千字

1992年12月第1版 1992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7,000

ISBN 7—80551—447—x/I·88

定价：13.00元



孟子像

序

春礼学弟继其篇幅颇巨的《孔子传》问世不到两年的时间，一部60余万字的《孟子传》又将出版了。

春礼近十年来主持古邹鲁地方——今山东省济宁市的外事旅游工作，对这里的古圣先哲怀有敬重之情，自不待言。他又十分好学，不满足于做好一般的行政事务，经常是忙里偷闲，阅览了大量的有关历史文献，工作之余，探访这里世代相传的传说故事，走遍了这一带地方的山山水水，对孔孟之邦的古迹、文物、风土、民俗，直是熟悉得了如指掌。他所以能够如此迅速地接连写出了孔子、孟子这两位哲人的巨幅传记，原因就是他有丰富的积累，不只是文笔敏捷而已。匡老谓春礼作《孔子传》有“天时、地利、人和诸方面得天独厚的条件”（《孔子传·序》）这话对春礼作《孟子传》，也是一样的合适。

孟子是儒家第二大宗师，后世尊号亚圣。《孟子》书中记述他的话说：“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离娄下》）《史记》本传说他是“受业于子思之门人”，要算是孔子的四传弟子了。孔子逝世以后，弟子虽称众多，但能够发扬光大其思想学说者，却罕有其人。到了战国时期，孔子所开创的儒家便呈现了衰微之势，即所谓“仲尼歿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汉书·艺文志》），乃至如孟子所说：“天

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滕文公下》）孟子在那种百家争鸣的大气候中，以孔子之正传自命，力辟杨朱、墨子，阐发孔子的思想学说，从之者甚众，理直气壮地游说数国君主，乃至很不客气地批评、指责，很有些显学大师的气派。完全有理由认为，正是由于孟子继承和发扬了孔子的思想学说，孔子这杆旗帜方才未倒，孔子开创的儒家方才不致于为竞起的诸子百家所排挤而中断其道统。

孟子所面临的形势，要比孔子时代更为严峻。在诸侯竞相谋霸业，小国战战兢兢地谋求守土保民的竞争中，倡言法先王，行仁义，更加显得迂阔而无实用。司马迁曾经做过这样的描述：“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这样，孟子只能是周游了齐、魏、宋、滕诸国，终不能、也不可能实现其“平治天下”的政治理想，只好退归邹国故里，“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章”（同上），以授徒、著述了其终生。

然而，他在政治实践上虽然未能有所作为，却未妨碍他在思想文化上成为一位哲人。他在《孟子》一书中所表述的思想学说，不论其中有多少负面意义，但却对后世产生了深远而重要的影响；其哲学思想虽然带有过重的理想色彩，甚至可以指为唯心主义，但却哺育、激励过后世的许多志士仁人，更何况其中还有不少堪称与世长存的至理名言。

作为儒家第二大宗师的孟子，继承和发展孔子的思想学说，如同思想文化领域里所有的承传关系一样，自然是有所损益，有

所得失。这是中国思想家所要做研究。这里无暇、也无力做分析，只谈一些浅见。

孟子的思想学说中最突出的要算是他的仁政思想。无庸讳言，孟子的仁政思想，是以承认“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滕文公上》）的阶级统治论为基点的。这在人类进入阶级的文明社会的早期，虽然无可非议，但也成了后来的一切剥削、统治阶级的理论基础。然而，孟子的仁政思想中还有属于未来的积极成份，这就是民本思想。他曾经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下》）这自然不是说民比君主高贵，而是要君主重视黎民，表示人民必须重视，但却不是一个空洞的命题，他实际上正是把君主治国能否使其民“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梁惠王上》），作为区分“仁政”和“虐政”的客观标准。他劝梁惠王“何必曰利”，也不能视为排斥一切的功利，而是要做国君的不要为一己之利，而“争地以战，杀人盈野”，或者诛求苛重，“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遇到“凶年饥岁”，“老弱转乎沟壑”。在他看来，这也正是天子、诸侯能否得民心、得其民的关键所在，“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反之，“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不甚，则身危国削，名之曰幽、厉。”（《离娄上》）由此出发，他还进而提出，君主与臣民的关系也要看君主对待臣民的态度来定：“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离娄上》）这样，君主的名分、地位就不是绝对的、永恒的。如果君主不行仁政，而是暴虐残民，臣民也就可以不再视之为君主了。所以，齐宣王问他：“臣弑其君可乎？”他回答说：“闻诛一夫

纣矣，未闻弑君者。”（《梁惠王下》）其实际意思，显然是肯定的。这样的命题，个中就已经蕴蓄着动摇儒家自己所特别强调的伦理纲常的因素。这就难怪朱元璋做了皇帝之后对《孟子》里这类命题大为不满，竟授意其儒臣恣意进行删节了。（吴晗《读史札记·明初的学校》）这样的先哲，是应当为之作传的。

为孟子作传，比作《孔子传》难度更大。因为孔子的声名更大，记述其行迹的文献多而详，《史记》中的《孔子世家》就比《孟子列传》篇幅多数十倍，后世稽考者也不乏其书。而今天为孟子作传的文献，主要是《孟子》一书，《孟子》里记载的内容又主要是孟子与不同人物的论辩，虽然依稀可见其行迹，但却少有孔子为鲁大司寇、在陈绝粮、受困于匡、子见南子、在齐闻韶，以及与之有关的季氏僭位、阳虎作乱、子路殉身等等便于作文学性的演绎、具象的素材。不过，作为文学性传记之书，原不必是一种模式，一种格调。对于哲人孟子，能够传其思想，传其精神，传其一身“浩然正气”，其价值、意义也就不小了。春礼依据可靠的史实，注重表现孟子关注人民、重视人民的光辉思想，及其敢于无顾及地批评国君，乃至使之非常尴尬，只好“顾左右而言他”的精神、气势，可以说是抓住了根本。春礼又能运用文学创作必不可少的虚构，进行联缀、渲染，既保持了孟子善于论辩的特色，又使全书具有较强的可读性。我想，这一部《孟子传》也会象《孔子传》一样受到读者的欢迎。

在《孟子传》行将出版之际，作为较春礼差长几年的同学，向他表示祝贺。

袁世硕

1992年4月20日

目 录

第 一 回	仗义疏财孟孙慷慨解囊 慳吝聚敛傅氏贪婪成性	(1)
第 二 回	地熏人陶孟轲演练祭祀 耳濡目染仇氏迁居择邻	(17)
第 三 回	心飘意浮顽童逃学违母 情坚志定慈母断机教子	(30)
第 四 回	引经据典孟轲学堂述古 弱肉强食傅氏沙河论今	(45)
第 五 回	暗室亏心主仆密谋行凶 宫殿显德师徒高论施仁	(61)
第 六 回	以假比真曾玄登山寄志 借古喻今孟轲奏乐抒情	(76)
第 七 回	忠言逆耳穆公拒纳忠言 恶行悖道傅氏固守恶行	(91)
第 八 回	目无王法夏龙邀功受过 胸有经纬孟轲因祸得福	(105)
第 九 回	六艺归仁曾玄命题考徒 一语破的端平设问试夫	(120)
第 十 回	纵火行凶阙虎倒遭主责 拦路害命夏龙反被人伤	(134)
第 十 一 回	恪守厚道也子释放夏龙 履行诺言穆公馈赠孟轲	(149)
第 十 二 回	得遂心愿端平喜生娇子 不满时政孟子悲祭贤师	(163)

第十三回	有志树人鲁城巧收高足 未雨绸缪客栈智破歹徒	(177)
第十四回	明修栈道阙虎效忠恶主 暗渡陈仓夏龙报答善宾	(191)
第十五回	恃才傲物强徒暗地欺师 谨言慎行良师明处训徒	(206)
第十六回	宫廷练武弟子明显神威 泰山论贤老师暗示鸿志	(220)
第十七回	倒廩倾困也子善行济民 好肉剜疮东野恶言惑君	(234)
第十八回	问食问礼文礼单访旧友 学文学武仲子双拜老师	(248)
第十九回	附龙攀凤东野替子求婚 顺理成章桃实为女做媒	(262)
第二十回	轻率浅薄穆公上当受骗 老谋深算东野投机取巧	(278)
第二十一回	懒心情性娇子荒废学业 忠肝义胆良臣勤于职司	(291)
第二十二回	幡然悔悟古途攻读诗文 似梦方觉申强苦练武功	(306)
第二十三回	歌功颂德夏侯荐举贤良 评头品足东野包藏祸心	(321)
第二十四回	时乖命蹇孟子屡屡受挫 心高志大仇氏每每劝进	(334)
第二十五回	情深义重夏侯义送旧友 知浅行轻齐威王迎新朋	(348)
第二十六回	说长道短面君指摘时政 议精论要当众颂扬往圣	(362)
第二十七回	宏志互敬友人昌言互勉 狭路相逢仇家兵刃相见	(377)
第二十八回	艺不压人公孙演练阵法 诗能寄志浩生宴请宾客	(391)

第二十九回	指名道姓匡章求证廉洁 设譬取喻孟子讲释修身	(405)
第三十回	瑞雪初霁威王赏雪观猎 祥兽脱险公孙投石击箭	(419)
第三十一回	闻宝闻言庄暴献计陷人 见仁见义田忌劝君助邻	(433)
第三十二回	贼喊捉贼佞臣颠倒黑白 智者见智贤徒浅释礼仪	(447)
第三十三回	天吏无敌孟子崇尚天吏 夫子有德学生追寻夫子	(462)
第三十四回	游居他乡阐述修身立命 静坐室内详谈行义成仁	(476)
第三十五回	咎由自取佞臣引火烧身 祸源于己庸君失亲伤神	(490)
第三十六回	时光荏苒孟子触景伤情 世情淡薄万章借机求教	(504)
第三十七回	谈虎色变文公诚问为国 施仁民悦毕战主划井田	(518)
第三十八回	改弦易辙陈相弃正从邪 坚心守志孟子义无反顾	(532)
第三十九回	助纣为虐吴效出师无名 扶危持颠孟子用兵有术	(547)
第四十回	绳趋尺步谨遵圣贤王道 循规蹈矩恪守仁政礼教	(562)
第四十一回	弄巧成拙淫舞曲解诗意 显巧露过酷刑错对战俘	(577)
第四十二回	丧心病狂恶男暴寡凌弱 伤风败俗淫妇招蜂引蝶	(592)
第四十三回	朝秦暮楚营妃见异思迁 脱胎换骨夏龙遇故行善	(608)
第四十四回	当众夸功白圭大言不惭 班门弄斧告子自命非凡	(624)

第四十五回	拘文牵义儒生诚学周制 荡检逾闲佞臣故违法纪	(639)
第四十六回	倚官挟势吴法仗势胡为 据理凭义孟子依义直行	(655)
第四十七回	说本道源师徒阐论圣人 寻根问底君臣求教仁政	(671)
第四十八回	爱贤爱德宣王册封丑妇 尽忠尽孝孟子侍奉慈母	(685)
第四十九回	母丧异邦孝子返乡厚葬 兵败他国庸君居宫反悔	(699)
第五十回	辞官归里孟子著书寄志 搭棚守墓万章留言赠人	(714)

第 一 回

仗义疏财孟孙慷慨解囊 慳吝聚敛傅氏贪婪成性

话说鲁国都城通往邹国都城的宽敞大道东侧，有一座逶迤绵延的山。此山南北走向，高不过百仞，宽不足一里，长却有十多里。山脊上有九个形态几乎一样、距离几乎相等的山峰，匀称地傲立于空中，宛如九个翘首的龙头，带动着长长的躯体向南奔腾。因此，被世人称作九龙山。

九龙山西侧、紧挨大路边是一座颇像马鞍的小山，当地人就管它叫马鞍山。这马鞍山的西麓是一个近百户的村庄，名为鳧村。

鳧村西头有一所用泥土干打垒筑成的大院，庭院中有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槐树。时值公元前382年初秋，槐树叶子开始变黄。

屋门开处，走出一个二十四五岁的青年女子。她身材苗条，脸庞清秀，虽着粗布衣衫，倒也超群出众。她用手打起眼罩望望偏西的太阳，长叹一口粗气，脸上布满了不安的神色。她就是鲁国公族孟孙氏家族的后裔孟孙激的妻子仇氏，她正在惦挂着外出未归的丈夫孟孙激。

这时，孟孙激正兴冲冲地走在回家的大路上。他是赴邹国

都城要账而归，怀中揣着沉甸甸的黄金5镒，一共120两，边走边盘算着做何用场。出了国都北行大约20里路程，来在一个集镇旁，孟孙激突然被富家傅卜仁的深宅大院吸引，他用目细看：大门楼，高台阶，与周围寻常百姓的住宅相比，恰似鹤立鸡群。

这时，隐隐约约传来一阵凄厉的惨叫声。孟孙激情不自禁地朝惨叫声走去，原来是从傅卜仁的后院里传出来的。他从土院墙的一个豁口处探头张望，发现一棵大槐树树干上绑着一个彪形大汉，已被打得遍体鳞伤，鲜血淋漓。

傅卜仁40多岁，着一身绸缎衣衫，哆嗦着满脸横肉，恶狠狠地命令家丁们：“打！再打！往死里打！”

四个凶神恶煞般的家丁手持皮鞭，轮番抽打。

孟孙激抑制不住满腔怒火，高声喊道：“住手！”

这突如其来的喊声令傅卜仁 and 家丁们大吃了一惊。傅卜仁静了静神后，迈着四方步朝孟孙激走过去，皮笑肉不笑地说：

“孟孙先生，我傅卜仁可是没有得罪于你的地方啊！你为何来管我的闲事呢？”

孟孙激指着彪形大汉义正词严地问：“他犯了什么罪？为何要往死里打？人命关天，傅先生难道不懂吗！”

“他放走了我的10个奴仆。”傅卜仁抖动着肩膀争辩，“我让他赔偿损失，他赔偿不起，我不打他，如何消胸中这口窝囊气？”

孟孙激本能地将右手插进怀中摸了摸5镒黄金，厉声问道：“但不知你这10个奴仆是用多少钱买来的？”

“黄金5镒。”

“我付给你5镒黄金，你可否将那人放掉？”

傅卜仁眨巴着蛤蟆眼，迫不及待地反问：“此话当真？”

孟孙激铿锵有力地说：“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傅卜仁朝孟孙激伸出右手，用饱含轻蔑意味的口气说：“那就请孟孙先生拿来吧！”

孟孙激从怀中掏出装金的布袋，扔了过去：“你查点清楚吧！”

傅卜仁双手接住布袋，取出一锭黄金仔细看过，自言自语地说：“孟孙先生果然是个仗义疏财的人！”

孟孙激用凌厉的目光逼视着傅卜仁。

傅卜仁浑身打了冷颤，向家丁一摆手：“将公孙本正放掉！”

公孙本正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出花园后门，双膝跪在孟孙激面前，瓮声瓮气地说道：“感谢孟孙先生救命之恩！”

孟孙激急忙将他扶起：“你的伤势很重，暂去寒舍调养几日如何？”

公孙本正再拜道：“本正乃草芥之人，承蒙孟孙先生以重金赎命，实属三生有幸，怎敢再打扰府上呢！”说完从地上爬起，踉跄而去。

孟孙激望着公孙本正走远，快步返回家中，向仇氏说清了事情的原委。

仇氏深情地说：“难得你有一颗慈善心肠。这5锭黄金能救公孙本正一命，也算是物尽所用，恰到好处了。”

孟孙激有些负疚地说：“只是咱家扩大宅基、改建房屋之事，眼下就没有指望了。”

仇氏满面含笑地安慰他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有一副健壮的身骨，我有一双灵巧的手，还愁挣不着钱

吗！”

天色已黑，仇氏点上油灯，用青铜脸盆打上洗脸水，端到孟孙激面前：“快洗手洗脸，准备吃饭吧。”

孟孙激洗完脸，仇氏已经从锅中把饭拾掇到饭桌上了。他忽然着急地问：“轲儿呢？”

仇氏用手示意让他低声说话：“嘘——看把你吓成什么样子了。我一个大活人在家中看着他，还能把他丢了不成！他疯玩了一天，正在睡觉呢。”

话音刚落，孟轲已经悄悄从西里间屋走了出来。他只有3岁，圆脸蛋，大眼睛，白白胖胖。他走到孟孙激身后，猛然抱住孟孙激的腿：“爹爹，我在这儿呢！”

孟孙激转身把孟轲抱起，一个腮帮亲了一口，问道：“想爹爹了吗？”

孟轲闪动着一双会说话似的大眼睛，说：“想了。”

孟孙激问：“哪里想？”

孟轲用小手拍拍胸口：“这里想。不，”他又用小手拍拍脑瓜，“这里想。”

孟孙激一边亲吻着他的腮帮，一边不停地说：“我的好儿子，不枉爹爹疼你。”

孟轲突然收敛了笑容，板起面孔问道：“爹爹，你进都城给我买什么玩意了？”

孟孙激一怔，不知如何回答好，面对孟轲充满渴求的目光，他深感没尽到做父亲的责任，脸上堆满了羞愧。

仇氏用疼惜的目光望了他一眼，心里话：“你呀，真是个粗心汉！”

孟孙激对孟轲说：“这次爹爹忘了，下次进都城时一定

买。”

孟轲眼含委屈的泪珠，勉强点了点头。

一家三口席地而坐，围着小饭桌细嚼慢咽地吃过晚饭，孟孙激感到四肢酸软，秋风从门外吹来，他不自禁地打了个冷颤，不停地咳嗽起来。

仇氏以为他是偶感风寒，忙着为他烧蒿棵水和姜汤，驱寒治冷。

第二天，孟孙激仍然咳嗽不止，仇氏有些不安，她立即请名医，抓良药。不料半月过后，仍旧不生半点效验。眼看着丈夫的病情日见加重，仇氏没有主意了。她家的东邻鳧诚老汉为人忠厚、耿直，甚得左邻右舍敬重，仇氏便前往他家讨主意。

鳧诚见过孟孙激，脸色突地变了，低头沉思了半天，也不知如何开口。

他的表情被善于察言观色的仇氏看得一清二楚。从此，一块重石压在了仇氏的心头。

一个月过后，孟孙激脸似刀削，骨瘦如柴。每次咳嗽过后，痰和唾液中都带有鲜血。一天夜里，孟孙激借着暗淡的油灯光焰，望着手中白绢上的鲜血，面色蜡黄，神情呆滞，流露出绝望的目光。他极力支撑身体，想从病榻上坐起来，皆因身体虚弱没能如愿。接着，又是一阵令人心碎的咳声。

仇氏惊恐万状地捧着一碗热汤呈给他。

孟孙激轻轻摇了摇头，吃力地说道：“帮我坐起来！”

仇氏把饭碗放到窗台上，慢慢把他扶起，又将一床棉被塞在他背后，用试探的口气问：“喝口热汤压压咳吧？”

孟孙激用舌头抿了抿干裂的嘴唇，长叹道：“我不行了……”